



雨声未歇，少年心事南洋长

罗瑞昊

有人说，南洋的雨，是热烈的，是慷慨的。可我觉得，它更像一封没寄出的情书，绵密又缱绻，藏着无数未竟的故事。

从北方的旱地出发，穿越漫长的航程，我抵达了马来西亚，抵达了这座仿佛漂浮在绿色梦境中的

城市——新山。马来西亚理工大学，就藏在这片潮湿的绿意里。

初见时，像是走进了一场植物做的梦：棕榈叶摇曳，凤凰木热烈地燃烧着花火，长长短短的小雨，在光影中织成了无数条银色的路。



图 1：初见马理工

一切都陌生得近乎荒谬。空气太潮湿，连心跳都仿佛被揉得软软的。

街道两旁是奇异的果树，蕉叶宽得可以遮住一场骤雨，榴莲摊冒着甜腻刺鼻的气味。我站在人群中，手心冒着细汗，背包勒得肩膀生疼，心里却只剩一句话：“这一站，不是终点，只是风的方向改变了而已。”

马来的天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秋冬，只有雨——雨无时无刻不在。雨水是这里最忠实的伴侣，一场

暴雨，可以让泥土的颜色沉下来，让稻田的香气翻涌上来，让海岸线弯出更温柔的弧度。雨天的时候，海是灰蓝色的，像一块被揉皱的丝绸；

雨后的海滩，沙子湿软，脚印深深陷下去，就像踏进了南洋的心脏。

在这里，孤独有时候是一杯三色奶茶的颜色。黄昏时分，校园的食堂灯光零零散散地亮起，雨敲打着屋顶，我坐在一角，手里捧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奶茶，看着窗外世界模糊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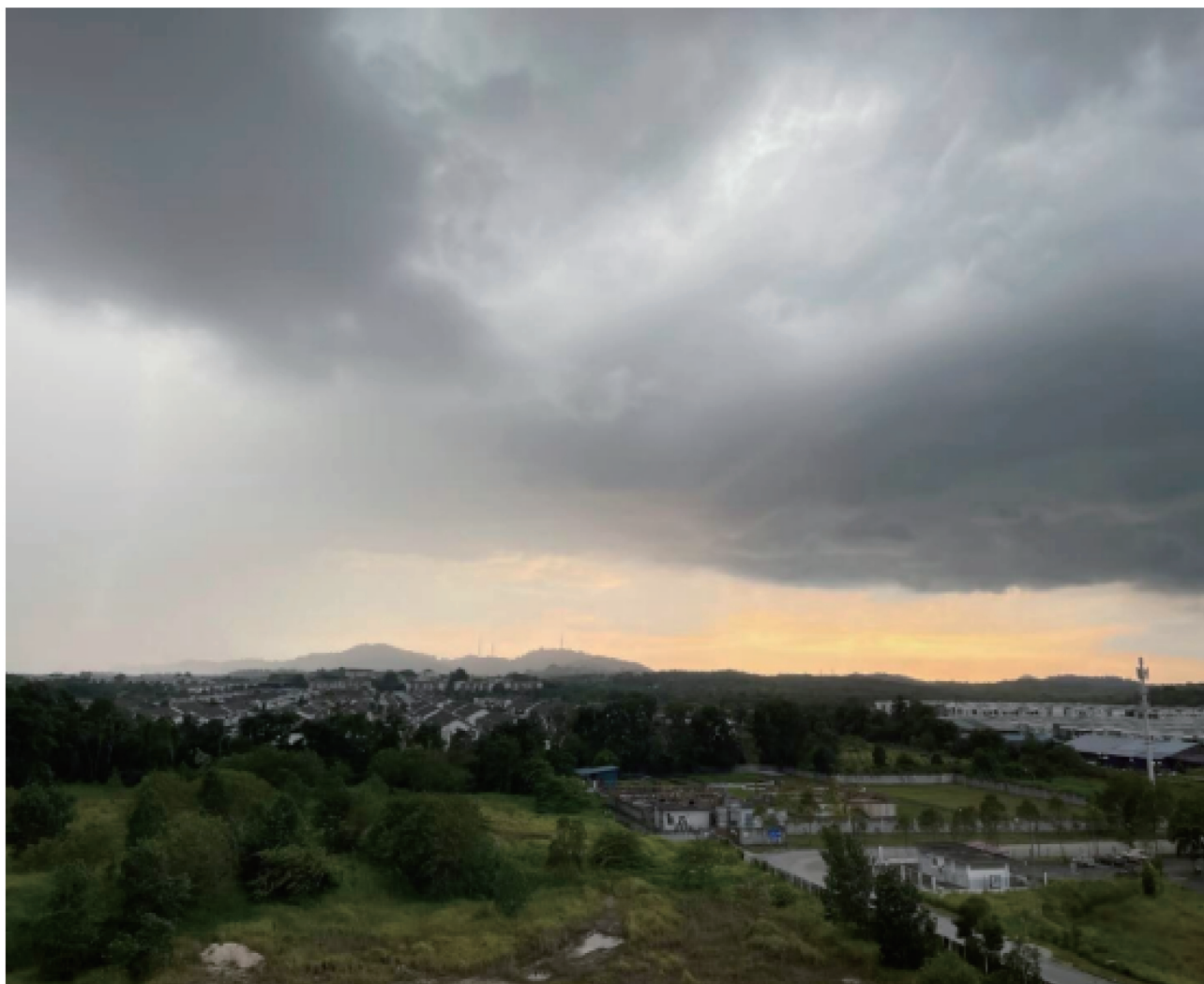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：雨来的前夕

夜晚的雨最有魔力。

有时候是雷声滚滚的狂野，有时候只是细雨无声地缠绵。宿舍楼下那棵高高的龙脑香树，每逢大雨，总仿佛低低地呻吟。我靠着床头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翻着密密麻麻的讲义，心里却忍不住飞远——飞到遥远的故乡，飞到更遥远的未来。

留学是一次长途跋涉，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。是穿越自己的恐惧、倦怠、懒惰，是在暴雨如注的夜里，推开一扇又一扇心灵的门。南洋的雨水教会了我一件事：成长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事情，而是在悄无声息中，一寸一寸地，打磨成型。

有时候，在密集的雨滴声中，我仿佛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
在一节又一节的课程里，在实验室单调而细碎的忙碌中，在一场又一场和自己较劲的小战役中，那个最初懵懂的少年，悄悄长出新的羽翼。

这里的时间也仿佛和雨水一样，不紧不慢，悄无声息地流动。

周末的清晨，我喜欢一个人骑车去海边。丹绒比艾，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小角落。那里有一座孤独的灯塔，面朝无边无际的南海，长年累月地与风浪

为伴。

站在礁石上，风撕扯着衣角，咸涩的海味扑面而来。

我闭上眼睛，想象着一百年前，也许有同样怀着星辰大海梦想的青年，曾这样的海风中，怀揣信念，憧憬着回到那片正在燃烧的祖国土地。每一滴南洋的雨，都像是时光的一枚邮票。它们见证了无数漂泊，也见证了无数归心似箭的等待。

五月将至。

五月的马来西亚，会迎来更多雷雨，更多闪电。而在中国的历史里，五月意味着呐喊，意味着觉醒，意味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风雨中挺直脊梁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
也许，我仍然微小，也许，我还走在漫长的途中。

可我知道，只要心中还藏着一片海，还听得见雨打窗棂的节奏，就不会在风雨中迷失自己。

有一天，当我撑着伞，穿过柔佛的长街，穿过异乡的雷雨，穿过南洋潮湿的晨曦，回到那片被千万次日出照亮过的土地，

我想告诉自己：

“少年心事，如南洋雨，绵延不绝，终将归海。”

作者：罗瑞昊，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留学生。